

“肘”之部位再议

拜读贵刊1983年11期“百家园”“‘肘’在肘下议”一文,有所启发。但觉该文叙述尚欠清楚,所引论据亦有可商之处,故不揣冒昧,撷取有关资料,对“肘”之部位作一再议,以供同道参考。

《说文》:“肘,亦下也”(亦,腋古今字)。《广雅》:“肘,肘也”。《广雅疏证》:“人肘谓之肘”。《素问·咳论》“两肘下满”处,王冰注:“肘亦肘也”。很显然,肘、肘同处腋以下,部位相似,因此常被相提并论,有时,就以肘训肘。不过,这只是统而言其同也。

析言之,则两者就有差异。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“两肘里急”下,王冰“肘,谓两乳之下,及肘外也”之注即点出了肘的范围及与肘的不同。而《气府论》“掖下三寸,肘下至肘,八间各一”之语和王冰“所以谓之八间者,自腋下三寸至季肘,凡八肋骨”以及高士宗“腋下三寸,渊腋穴也,腋下为肘,肘下为肘,肘下至肘有辄筋……”等注则更使腋、肘、肘三者之高下区分,昭然若揭:腋下三寸,即两乳下,乃为肘之上界,肘下界当为十二肋,故肘之范围从两乳下至十二肋;肘相当于季肘部,它为肘所包含,而又小于肘。值得提出的是,由于肘下至肘,“八间各一”,且“有辄筋”(考辄筋穴位于渊腋穴前一寸,第四肋间隙),故此处肘下之“肘”实指肘上界,则是确定无疑的。然而,荣氏在引用这一论据时,恰恰忽略了“八间各一”和“有辄筋”二句,误把“肘”认作是肘下界,所以才推出了“肘”在肘下空软部位这一值得商榷的结论。当然,肘有时亦可指肘下界,但此时,肘却应当位于“肘上”了。如《素问·五脏生成篇》“支膈肘肘”下,王冰注:“肘,谓之肘上也”。由此类推,《中医大辞典》肘乃“腋下肘上部位”之释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总之,正由于肘、肘统言则同,析言则异,肘字又有特指上、下界的区别,肘才有了为腋下,为肘,为肘上,为肘下诸训。悉谙了它们的错综关系,读书时也就不会再为其注释不同而困惑了。而“肘”之明确部位,自然应以季肘部为妥。

南京中医学院各家学说教研室 刘辉

评《华佗神医秘传》之注误

《华佗神医秘传》点校本,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,沈阳版。是书托名华佗撰,孙思邈編集,为世所公认之伪书。除书伪之外,此书之注释亦颇多错误,兹择点校者注按中的明显讹误,加以驳正如下。

1. 华佗治伤寒下痢神方:“伤寒腹中微痛,下利

不止,方用秦皮三两,黄连四两,白头翁二两,阿胶三两,……(静山按:仲景白头翁汤用黄柏,华佗用黄连则更佳)”见该书65~66页。

《金匱》治热痢下重之白头翁汤,由白头翁二两,黄连、黄柏、秦皮各三两组成。方中黄连、黄柏并用,所言仲景仅用黄柏不知所据何在。

2. 华佗治白驳风神方:“多生于颈项及头面上,侵淫渐长,状类癣而无疮。治法先洗拭皎上,以竹篦刮之,使疼痛,拭干后以干鳊鱼脂涂之,轻者一次即愈,重者不逾三次。(静山按:皎即鲨鱼,以鲨鱼涂药敷患处,以竹篦刮之)”见该书81页。

此方原出《姚僧垣集验方》。考方中之“皎”,为驳之笔误,驳音剥,同驳。校点者释“皎”为鲨鱼,误矣。更为穿凿者,竟称:“以鲨鱼涂药敷患处”。原文明指用竹篦刮皎上,再涂以鳊鱼脂,本极晓畅,反被注者所误。

3. 华佗治虾蟆瘟神方:“患者面赤项肿,状似虾蟆,故名。即用青蛙捣汁水调,空心顿服,极效。(静山按:今之蟾蜍酒治瘡,即蟾虾蟆所制。华佗真神方也)”见该书86页。

此方源出明·陈嘉谟《本草蒙荃》:“时行面赤项肿,名蛤蟆瘟。以金线蛙捣汁,水调,空腹顿饮,极效,曾活数人。”后李时珍采入《本草纲目》蛙条发明下。此处之所谓“真神方”者,系用青蛙治虾蟆瘟,非为蟾蜍。蟾蜍功在蟾酥,青蛙则不具此毒物。两物各异性,各有其用,岂可混为一谈。

4. 华佗治蛲虫神方:“……居胴肠之间,……(胴,dòng洞,即躯干之一部分,与肠相近)”见该书123页。

校点者望文生义,所注令人费解。先泛称“躯干之一部分”,既而又称“与肠相近”。未悉是何脏器。《玉篇》释胴为“大肠也”,言简意赅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白马通条释“胴,即广肠也”,良是。

5. 华佗治夹伤神方:“……再用透骨草 天门冬 天灵草(天灵草,即青箱子之枝叶)⁽³⁾ 南星 地骨皮 陈皮各等分 象皮倍用 水煎浸洗,日二、三次。”“校点者注(8):原作‘天灵苔’,系排误,校改为‘天灵草’。并用圆括弧加注。”见该书263、339页。

原书天灵苔,校点者改天灵草,均误。此方原出清·祁坤著《外科大成》“夹伤门”洗杖伤方:“夹伤肿痛,用此洗之。透骨草、天门冬、天灵盖、南星、地骨皮、陈皮等分,象皮切碎倍用。水煎,浸洗,日三二次。”(见《外科大成》350页)据此可知,天灵苔,实为天灵盖之误。校点者以意度之,改天灵草,并称即

青箱子之枝叶,大谬也。

江苏省启东县吕四镇 孙启明

与“评《华佗神医秘传》”

作者的商榷

《华佗神医秘传》一书,在点校前言之末声明:“由于水平所限,点校孤本古书,困难较多,更兼时间短促,错误之处,在所难免。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”顷接孙启明同志不吝指教,非常感谢,然就文中具体内容商榷如下。

关于评1,仲景白头翁汤方,白头翁二两,黄连、黄柏、秦皮各三两。华佗治伤寒下痢方,秦皮三两,黄连四两,白头翁二两,阿胶三两,所不同的华佗去黄柏易阿胶。我们说:“仲景白头翁汤用黄柏,华佗用黄连更佳。”何尝说“仲景白头翁汤用黄柏不用黄连”?按:《神农本草经》:黄连治“肠辟腹痛下痢”,“黄柏止泄利”作用不尽相同。治痢成药香连丸,只用木香黄连,其意可揣而知。

关于评2,“先洗拭鲛上”,洗拭是洗净擦干,但拭鲛上,孤本书无可校勘,就字论字“鲛鱼、鲨鱼。功用,消肿去瘀。”(《中药大辞典》2567页)即可解释洗后擦上鲨鱼汁,干了再刮。

关于评3,“今之蟾蜍酒治瘤,即癩虾蟆所制。华佗真神方也。”是一种引申触类,癩虾蟆都可治癌,两千年前的华佗就用青蛙治虾蟆瘟。又与蟾酥出自癩虾蟆无关。生拉在一起实觉无谓。

关于评4,“胴体即屠体。家畜屠宰后的躯干部分。”(见《辞海》1588页)我当时无暇细察只好注“即躯干的一部分,与肠相近”。实际这是错误,孙同志引《纲目》马通条释:“胴即广肠也”甚善,再版时当改正之。并此致谢。

辽宁中医学院 彭静山

关于五虎追风散的引录问题

五虎追风散是主治破伤风的效方,用之临床,屡验不爽,有关报道很多,颇受医界重视。近些年编著出版之中医书籍也常加引录。但对该方的引录,存在着相当普遍的混乱现象,如注为:《晋南史全恩家传方》或者《全恩家传方》;山西省·史全恩家传方;《晋南史·全恩家传方》;史传恩秘方或者史传恩经验方;经验方或者通行方。查阅有关医药刊物,《中医杂志》1955年10月号所载吴书曾“介绍史传恩治疗破伤风秘方”一文,记述了史传恩治疗破伤风的具体方法和步骤,其中包括五虎追风散的药物组成和服用法。该文写道:“首先服用五虎追风散,蝉蜕一两,天南星二钱,明天麻

二钱,全虫(带尾)七个,僵蚕七条(炒)。以上用水煎服,用黄酒二两为引,服前先将朱砂面五分冲下,每服后五心(两手心,两脚心和心窝)出汗即有效,但出汗与否,应于第二日再服……”。山西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3月出版,山西省卫生厅编《山西省中医验方秘方汇集》(第一辑)有“永济卫生院学习和运用中医史传恩治疗破伤风的经验”一文。

据上述资料,五虎追风散的来源应为:山西省史传恩家传方。不应加书名号。

其次,在五虎追风散的药物组成上,引用者对于黄酒二两为引,冲服朱砂五分的要求,取舍不一。有的二药并录,有的则否。朱砂有镇心安神之功,黄酒可助药势,直达病所,以利祛邪,若录此方,不宜摒弃。

五虎追风散公开的时间不算长,但对它的引录却出现了不应有的混乱。应当强调,著书立说,凡加引用,就应掌握第一手资料,所录文字必须忠实原文。尤其是方药的引录,更应谨慎,这既关系到论著的科学性,又关系到临床使用的效果,绝不可掉以轻心。

北京中医学院 许青峰

临床报道用方不应违背 原组方原则

最近,笔者阅读《方剂学》(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,上海科技出版社,1979年版),发现一则临床报道有违方剂组成原则,认为有必要提出一议,与同道共勉。

“普济消毒饮”(见该教材62页),主治大头瘟,以头面浮肿、恶寒发热、舌红苔白兼黄,脉浮数为辨证要点。其病机乃感受风热疫毒之邪,壅于上焦,攻冲头面所致。以解毒透邪立法,治宜清热解毒、疏风散邪。方中重用黄连、黄芩,以清泄上焦热毒,为主药。临床运用多有灵活加减,但独不舍去黄连、黄芩。该教材“临床报道”(见同页“参考”)“加减普济消毒饮治疗温毒发颐(急性腮腺炎)40例。……结果:1~3剂痊愈者34例,4~6剂而愈者6例。”“本方加减(本方减黄芩、黄连、升麻、柴胡、陈皮,加银花、蒲公英、紫地丁、赤芍、浙贝)……”由于方中去掉了主药黄芩、黄连,已违背原方意,则不能说明“普济消毒饮”的临床疗效。

鉴于此,笔者认为,根据方剂的组成原则,每一方剂,主药是必不可少的,药味有增减变化,是指在主药、主证不变的情况下,增减次要药味,否则,易换主药就不能称其是为该方的疗效了。妥否,请指正。

四川省邛崃县东安乡卫生院 罗永洪